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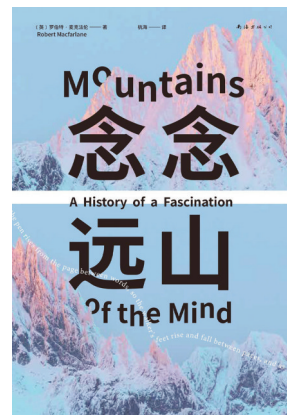
书单



《云落》张楚(著)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一幅中国县城的清明上河图,一部小人物的心灵史诗,70后作家张楚重磅长篇。  
云落凡尘,沾泥也成花。在云落,一群生活在泥潭中的人在生活的重压下野蛮生长。主人公万樱面临着生活的种种压力,亲情和爱情从不同的方向给她带来考验,她以自己的智慧将它们融入了时间的长河。她的朋友们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,在时代的潮流里前行,有的固守自己的方向,有的在岔路口徘徊。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,构成了一个时代。云落之处,升腾起土壤的腥膻,云气的氤氲以及似有若无的花香。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在这里挣扎着、善良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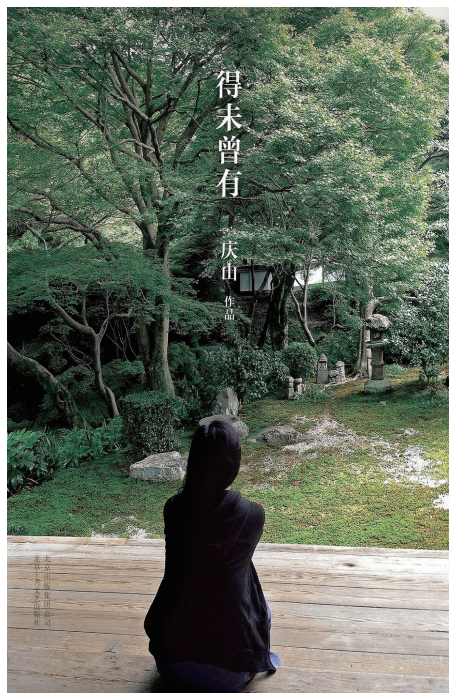
《一苑雨水一苑禾》蔡稷(著)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天,都会有雨水的滋润。禾苗只要长在泥土里,就会被雨水滋养。人要找到自己的土壤,才能活出生命本来的样子。  
作者用清新活泼的文字和灵动自然的素描,记录了爬墙虎花籽炸裂成鼓点,石榴裂出了红宝石,雨敲玻璃打出满版文字,把白菜种成花,清晨起来接太阳……泥土和时光,给人扑面而来的自然香气。在忙碌的日子里,在细小事物里得到内心的安宁,收获生命的力量。作者以朴素、敬畏、清明的人生态度,带我们重新打量我们身处的这个纷杂世界,找回自己的初心和童心,找回生命最初的感动和生活本身的意义。



《念念远山》罗伯特·麦克法伦(著) 南海出版公司  
这本书是作者“行走文学三部曲”的启程之作。他如同一名见识甚广的探险向导,开启了一场穿越三百年科学、文学、哲学的愉快旅行。这是新的探险写作,代表一种新文类的诞生。  
他走出书斋,踏上危险的山径——从苏格兰凯恩戈姆冰川蚀刻的山谷,到阿尔卑斯积雪消融的山脊,再到天山山脉的冰斗,历经冻伤与岩崩,亲身感受高山世界偏僻与宁静、荒芜与惊奇、危险与希望交缠的诱惑。这趟旅程通往陡直冰封的高山,也唤出一代代奔赴群山的肉身和心灵,并最终绘制出我们隐秘的内心风景:我们所说的“山”,是地球物质形态和人类想象力的共同产物,是我们的心灵之山。

何以载道

□嘉莹



戚,不是悲戚,是感动,是自然流露的一种情,容易让人落泪。在春深的夜里,彼此隔着黑暗的天空,遥想,以星为眸,四目相凝。不知道说什么,却又什么都说,或者什么都不说,拿着手机静默的时候,其实彼此已经懂得。  
茶喝到通透,有飞升的感觉。或许这就是卢仝所言“清风生”的境界吧。虽然道过晚安,却仍旧睡意全无。收拾了心情,读书。  
先前一直在看《马可:衣以载道》。虽然定制服装对我来说算是奢侈品,但是她那种对待生活的态度着实令人佩服。“无用”本身从基础的纺纱成线、植物染织,一直到设计、剪裁成为服装的过程中,全部源于天然,出自手工,那种纯朴、自然、不做作,就是要做与时尚无关的真正的衣服,是一种纯粹的价值观。想起庆山《得未曾有》中写到的杭州醉庐主人对于食材的挑剔,突然发现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无论是对定制服装等待的过程,还是对私房菜的等待过程,都是在磨炼心性,都是在传播一种健康的理念,一种纯粹自然的生活方式,包括对于外界一些诱惑的克制。穿得健康,吃得健康,心灵上的健康,才是真正生活的健康。

只是,大多数人还没有明了。  
茶渐冷,粗陶的杯子却仍有微温。也许是茶汤余热,也许只是我手心温度的错觉,但暖总是好的,让人舒服的。像手机那端N道着晚安,却又不厌其烦地一条一条回着我的消息。  
忍不住将书的内容分享给妈妈,只是觉得,很好。“很好”两个字其实是这世上最生动的字眼,没有刻意雕琢的,不华丽,却也绝不肤浅。像“无用”,看似无用,却自有其深刻的蕴含。难得有这样朴素的态度,朴素的愿望,朴素的人生了。也许,这种感觉只能在深夜才能极深地体会到,也只有深夜才能彻底摒弃那些身外的浮华烦躁,天亮的时候,人心便很难有如此静彻空明了。  
其实,这世上很多东西大抵都是相通的,尺度、搭配、比例关系等等可以作用于服装剪裁,也可以用于菜式的制作,亦可以作用于方方面面,比如做人、做事。马可“以衣载道”,醉庐主人也许是以酒、以食载道,庆山以文载道,也许还有人以茶、以花……大千世界每个人体悟到的“道”都是不同的。说到底,何以载道?惟用心耳。

我和妈妈的读书故事

□桑士昆

我自小就爱读书——童话、科普、小说,不管哪种体裁,我读起来都一起劲儿。读书的过程非常有趣,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正应了那句话: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一书一世界,一页一感怀。  
在课桌书架上有一本《我那些成长的烦恼》,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回忆幼年时期的经历写成的。书中追忆了他的母亲、父亲、哥哥和同学在那个艰难困苦年代的事。前年我还在上小学,作业极少,每天妈妈都会在晚饭后跟我一起读这本书,妈妈喜爱朗读,她读我听,我同时也看书上的字。有一天读到“我去鞋垫厂找母亲要钱买书这一段,妈妈的声音忽然哽咽了,我看向她,她的眼圈红了,声音逐渐细小,她大概是体会到了作者母亲的辛劳和对孩子深深的爱,不由得眼泪滚滚而下。可我当时还没有那么深的体会,只是看着妈妈。她停下来说:“梁晓声的妈妈太辛苦了!五个孩子,一个女劳力在家,拼命打工赚一点钱给儿子买书,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做到啊。”“哦”,我应和着妈妈。那时的我并不太懂忆苦思甜的情感,不能完全体会妈妈的话,只能努力去听,通过妈妈的表情和话语去理解和想象书中的情景。  
这两个读书故事都是跟妈妈有关的,也是我和

记忆里还有一本书是妈妈推荐我读的——《来一斤母爱》,作者是青年漫画师孙宇。书中写的画的满满都是对妈妈的爱与怀念,小学四年级的我第一次读到就被里面生动有趣的漫画吸引。作者小时候淘气又顽皮,他的妈妈对儿子充满殷切的期望,这些都让我微笑。但读到他的妈妈生病了,很严重的胃病,书里这样写道“水冷一分不行,热一分也不行。妈妈连高度近视镜都不怎么戴了……”我的眼眶红了,鼻子跟着发酸。再读到“有一天你进来喊妈妈,妈妈就不能再回应你了。”我忍不住啪啪地掉起眼泪。最后一页,是这样写的“慢慢地我了解到,所谓母子一场,不过是今生不断目送她渐行渐远,她用她的背影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我终于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,跑到妈妈身边,抱住正在洗碗的她。我感到很后怕,不希望也经历一次书中的情景,同时又无比幸福,庆幸自己还能抱住亲爱的妈妈。“我还没有做过一件对你真正有意义的事,妈妈!”我几乎崩溃。妈妈微笑着抚摸我的头轻声安慰我说,只要我健康快乐就是对她真正有意义的事。  
这两个读书故事都是跟妈妈有关的,也是我和

妈妈读过的。我和妈妈还有许多故事,它们都珍藏在我的记忆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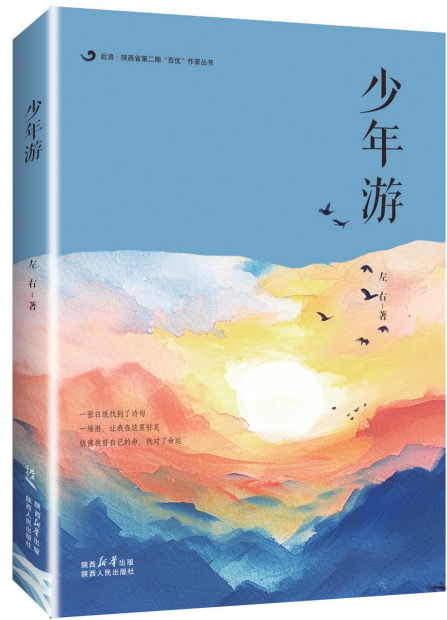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少年游》:且看左右的对抗与从容

□杜茂昌

左右的新诗集《少年游》真挚、明丽、童趣、阳光,透过诗行表层的律动,似乎还能感受到深藏于文字背后的骨血,有那一种叛逆、抗争、倔强、健朗的味道。  
合上诗集,左右的形象时不时会浮现在我的脑海。体格健硕,脸庞方正,两道眉骨下一双真诚的眼睛闪烁着智慧,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语向你倾诉。然而,我也知道,左右年少时因一场疾病,造成了双耳失聪,语言交流障碍,他与他人沟通全凭手机翻译软件,待对方语音转化成文字,粗略掌握大意,继而有他浓浊低沉却又铿锵坚定的口头表达。  
这让我想到了贝多芬,贝多芬在青年时期一夜之间双耳失去听力,突遭厄运,贝多芬并没有向命运妥协低头,而是全凭着信念和激情,克服重重困难,义无反顾投身音乐创作,接连创作出许多令世界震惊与叹服的经典曲目。  
左右何尝不是如此呢?左右的才华在他笔下营造的诗意境中得到尽情展现,他每一次敲击键盘,任思绪左右右变幻成每一行精灵的文字,都是对生命的敬畏、生活的体验和新鲜感觉的延展。  
《少年游》这本诗集收录的均为左右近作,读完它,我的心里一颤,仿佛是与朋友来了一场阔别多日的倾心交谈,不由对左右有了更深的情感认知。如果非要给左右的诗作来个定位,用几个词来概括左右的诗作,我首先想到的是“对抗”和“从容”。  
先说对抗。左右的诗作大抵都不长,有限的篇幅内却往往传递出丰厚的讯息,世俗与理想碰撞,苟且与远方交织,枷锁与挣脱角力,种种境况或令他左右为难。一番左右均衡后,他还是选择了书写,用他的诗行去导演内心深处的对抗。我观左右之诗,对抗随处可见,譬如漂泊与安定,譬如疾病与健康,譬如失意与爱情……始终有两股力量在暗暗较劲。  
左右天生有一颗远游的心,向往远方的驰骋。他可以骑着《纳木错的马》,“风吹来/它一动不动/把自己雕成枣红的野景/有人走过/车驶过/它也不愿意随波而走/或者避让”;他可以俯瞰《红碱滩遗鸥》,“眼前的遗鸥/当

你一掠而起的时候/我也无法原谅/你在我心底/点亮了一盏燃烧的灯”;他还可以信马由缰地《少年游(一)》,“佛的故乡早已百毒不侵/足以抗衡/少年脸上/整颗整颗硕大的泪水”。左右的诗,动中取静,动静相宜,远在天际的浮光成为他心念的追求,然而,时光易老,远山路遥,总有莫名的理由羁绊住他前行的脚步,《故地重游》里他生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任凭我如何拖延时间/任凭我内心如何挣扎/我也无法将/童年的那面墙/刷新一遍/重新来过”。  
耳疾永远是他绕不开的话题,他写过大量的口语诗,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内心的无奈与希冀,一方面他坦然承认现实,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现状。《诅咒》里他说:“我一生的诅咒/不是用尽一生/寻找声音/而是/忘记声音”,可以看出,他心底依然背负沉重的心结。但是,左右毕竟还是一个乐观和豁达的人,《特异功能》中面对小偷的行窃,他说:“虽然失聪/但我的触觉/时刻提醒着/它在我的皮肤上/种了千千万万只/小耳朵”,是一种自嘲的警觉;《我多么想听见那些该死的声音》中面对助听器的试听,他说:“当助听器内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时/我误以为,听见了声音/激动得抱住妹妹/测试员说:别急/那只是震动”;是一种尴尬的兴奋;《一个交谈甚欢的下午》中面对两只鹦鹉的互动,他说:“我挺高兴的/虽然我平时吐字不清/虽然我也不知道/我们都说了什么”,是一种简单的快乐。  
左右是个敏感的人,他对美好的爱情充满憧憬,渴望遇见那个意中的她。《而立之年》他直言自己的处境:“我所谈过的几段爱情/大都/始于/才华/终于/我听不见/丈母娘/不同意”,左右爱恋的困顿局面令人颇感无助。但是,这些尘世里的偏见阻挡不了左右执意地追寻,《光影》里他含蓄地说:“在巴丹吉林,我捉到一首与你有关的诗/想让秋风邮寄给你”;《海拔》里他浪漫地说:“我见过的最高的海拔/就是你/在我面前/轻轻踮起脚尖”;《给你(一)》里他深情地说:“多么美,如此一天/谢谢你包容我/为我备好泪水”。  
再说从容。左右的诗作伴随着他的遭遇、阅历和反思,表现得越来越冷静、沉稳和



练达,好像是一件趁手的兵器,经过高温淬火和不断打磨,散发着幽幽的光亮,整个人似乎也有了“历尽千帆,归来仍是少年”的气质。这种从容因何而来,无外乎心态从容、笔法从容和情怀从容。  
左右自己的世界里,他有过许许多多的错过,“错过考研,错过最好的爱情,错过成为富翁”,可他总能放平自我的心态,摆正自我的位置,《错过》一诗,他说:“最令我无法释怀的/是每一天早晨醒来/能听见那么一点儿鸟鸣/以及有那么一小会儿/弥留在我耳畔的/回声”,大千世界,纷纷诱惑,他却恪守本心,懂得自己的选择和需求。《回声》一诗,感知驯鹿人甩鞭发出的回响,他说:“所有的风吹草动/对于那和我结缘的小鹿来说/都是一阵剧烈的内伤/犹如一根利刺从心田/一擦而过”,他把自己低到尘埃里,感同身受,是对弱生命的尊重和悲悯。《声响》一诗,身处北京之夜,作者心绪不宁,总感到有个声音在异响,他说:“我才发觉/是乡愁/是故乡/在轻声/呼唤我的小名”,左右已然跳出自我,融入大境的形象。

左右的笔调总会随着他的诗情诗意向百转千回,展现出千姿百态之瑰丽。《荷颂》里他说:“风中满眼全是你的靓丽/你满眼全是含苞待放的露珠”,他还说:“有些困难,必经一些鸟语、蝉鸣、风吹、雨淋/才能迎来有触角的盛夏,黄绿红白的浓妆/迎来两袖清风的蜻蜓,清水出芙蓉的你”,把意境渲染成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。《少年游(二)》里他说:“被风冻裂嘴唇的少年摘下眼镜。初春的新绿/挡住了他的视线。椿树梢顶,喜鹊/在深情地修补明年的巢穴”,他用远近交错的笔触生动描绘出忧郁少年的独白。《给你(三)》里他说:“我需要一列火车,驶入我即将残老病死的身体/我需要一场爱情,赏读异乡的风花雪月”,他还说:“我最后的需要:一场迟暮的完美/当你失忆,我挽扶你时,你正好脱口而出:我需要你”,扑面而来的笔力深沉而凝重。  
左右是一个有情怀的人,对世间万物皆有爱心。听听《父亲说》:“父亲还说,庄稼对人是具有灵性和感情的/每次下地,他都会微笑着对庄稼夸个不停/在地里,有关收成的事情千万不要打探/也千万不要让庄稼感到过多的担心”,父亲在他的笔下仁爱而有趣;再看看他如何《祈求》:“祈求,我所有饱受苦难的亲人/能在晴空下像神一样壮丽地活着/祈求,祈求我所有写过的诗句/在我醒来之后,都变成真的!”质朴的愿望总是最能打动人心;他是一个诗人,《我写了一首诗给你》中设想种种写诗赠人的可能,临到落笔,最终却是:“我写了一首诗给你/可能,就在我落笔写完的那一刻/它早已蹑手蹑脚/进入了你的梦中”,深切的嘱托,轻盈的转化,一点也不妨碍读者在心中开出灿烂的花朵。  
吟完《少年游》,我对左右有了更深的了解,他是真诚的人,有颗率真的心,与朋友相交坦诚以待,他是身残志坚的诗人,笔耕不辍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想起之前同他的交往,他还是那么有大爱的人,数十年帮助孩子写诗改诗。当然,他也是孤勇的旅者,抵抗世俗尘烟,千难万阻浑不怕,仍旧朝着一个既定目标淡定地跋涉,延续自己初心不改的少年游。

书话